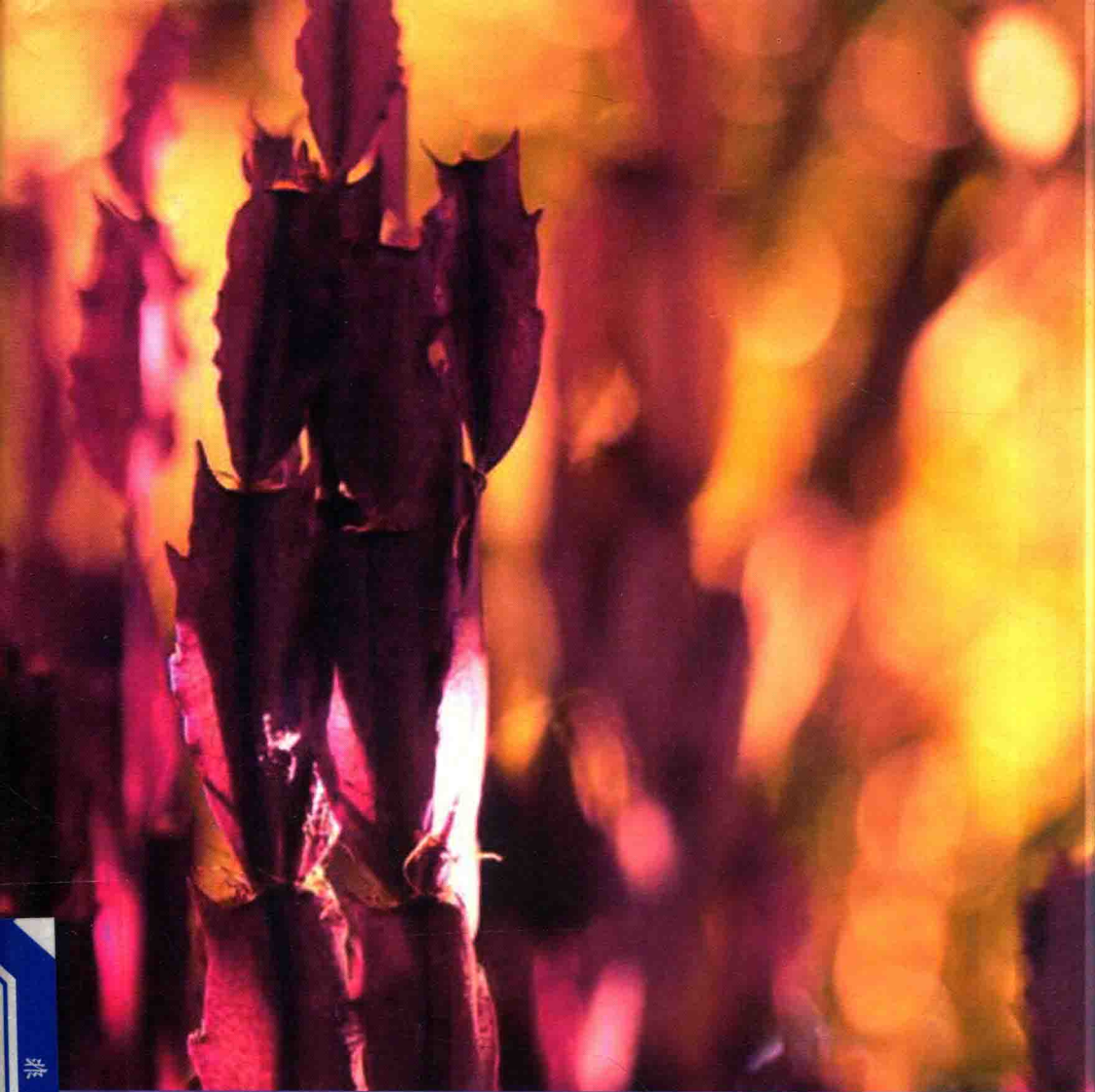




张炜

张 炜 著

茅盾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

阅读的烦恼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

张 炜 著

茅盾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

阅读的烦恼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阅读的烦恼 / 张炜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9.1

(茅盾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)

ISBN 978-7-5399-9492-5

I. ①阅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71189 号

书 名 阅读的烦恼

著 者 张 炜

责 任 编 辑 蔡晓妮

责 任 校 对 朱轶群 于 莹

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9

字 数 220 千字

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9492-5

定 价 39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第一辑 明天的笔

003__明天的笔

005__羞涩和温柔

019__水手

024__寂寞营建

026__人生麦茬地

031__关于乡土

033__望海手记

084__夜思

112__时代:阅读与仿制

119__非职业的写作

122__语言:品格与魅力

126__诗人

127__阅读的烦恼

第二辑 传统和现代

165__八位作家待过的地方

186__当代文学的精神走向

195__有一个梦想

198__想象的贫乏与个性的泯灭

208__把自己准备好

213__传统和现代

218__纸与笔的温情

224__中年的阅读

228__筑万松浦记

240__世界与你的角落

267__精神的地平线

275__西双版纳笔记

280__未能终结的人文之辩

第一輯 明天的筆

明天的笔

书籍让人不安分，让人沉静，让人幻想，让人痴迷地向往未知……我读了很多杂书，其中有不少文学作品，也有很多的“禁书”。在那个混乱的年头，我的中学生活过得并不愉快，但因为有了这些书，就使我心中常常充满了各种的憧憬和希望。

我用一支笔涂抹起来，写着自己的激动和感想、各种各样的梦幻。我于是懂得了没有的可以在编织中获得满足，希望可以平展展地、活蹦乱跳地摆放在纸上。我觉得这一切是那么有趣。我因为课余时间做着这些事情，就常常有一种难以言传的兴奋和感动。这种兴奋和感动是属于自己的，我想周围的伙伴大概是没有的吧。也许就因为这个，一种窃窃的、夹带着某种私心的骄傲与得意，在胸间鼓涨着。我不断地写，一个内在的、只有自己才明了和洞彻的、绚丽灿烂的世界不断扩大。它使我非常满足，使我在现实的时光里能够忍受了，使我得到了真正的补偿。这种活动进行了很久很久，一个概念才在心中明晰起来：这就是“写作”。

有时我脑子里也涌出一些扫兴的念头。因为那个年代里让人绝望的事情太多了，无论对于一个大人或是儿童，都足够残酷无情。我想我

们毕业以后，都要各自忙自己的事情，要像大人们那样“过日子”了。我隐隐地感到，将来，只是不久的将来，一定会有什么来催逼我。到了这一天，我会扔掉笔杆——这当然是被迫的。生活可不轻松，它会逼迫我将今天钟爱的笔，扔到明天的一个角落里，让它在那儿静静地蒙上一层灰尘。这真可怕。

不过我不会甘心的。我想，明天，我也轻易不会告别这样一支笔。也许沉重的劳动会把我的手指磨得僵硬，但手中的笔却不会松脱到地上。我还那么年轻，生活才刚刚开始，明天一定会更多地使用手中的笔。

当然，我那时候完全知道用笔的危险性、它的艰难与不测，况且以笔为生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毕竟是极少数。可我将来无论做什么都离不开笔啊。我可以用笔给朋友写信，和远方的人交谈我的痛苦与欢乐；我可以用笔写日记，记录我的生活；如果有谁严重危害了我们，也可以用笔去控告……或许日子真的太累太累，再也没有时间去拾起它了。那时我的心将枯死。我不会甘心的，是的，人生来就要畅想、幻想、追逐一个又一个梦境。我将描绘出美丽而神奇的自然，寥寥数笔勾勒出一个栩栩如生的人来，那是多么好啊！那是多么重要啊！

就这样，我常常想象着明天的笔，结束了我的童年。

这种想象，给了我无限的激励。我在这特异的兴奋中迎送着日子，企盼和等待明天。明天像是没有尽头的。这支笔为了明天、寻找了明天，记录了“明天”之前的一刻。这支笔永远有明天在等待它——我的和别人的明天。这就使我懂得了，一支笔有多么神圣。它重若千斤。它真沉。

每一支笔都不过是在记录“明天”之前的一刻。

“明天”会证明它、考验它、鉴别它、质询它。这支笔既属于现在，更属于明天。

1985年4月

羞涩和温柔

不知道人们心目中的作家该有怎样的气质、怎样的形象。因为关于他们的一些想象包含了某种很浪漫的成分，是一种理想主义。我也有过类似的想象和期待。我期望作家们无比纯洁，英俊而且挺拔。他不应该有品质方面的大毛病，只有一点点属于个性化了的东西。他站立在人群中应该让凡眼一下就辨认出来，虽然他衣着朴素。

实际中的情形倒是另外一回事。我认识的、了解的作家不尽是那样或完全不是那样。这让我失望了吗？开始有点，后来就习惯了。有人会通达地说一句，说作家是一种职业，这个职业中必然也包括了形形色色的人。这个说法好像是成立的，但也有不好解释的地方。比如从大家都理解的“职业”的角度去看待作家，就可以商榷。

不是职业，又是什么？

源于生命和心灵的一种创造活动，一种沉思和神游，深入到一个辉煌绚丽的想象世界中去的，仅仅是一种职业吗？不，当然不够。作家是一个崇高的称号，它始终都具有超行当超职业的意味。

既然如此，那么作家们——我指那些真正的作家——就一定会有某

些共通的特质，会有一种特别的印记，不管这一切存在于他身体的哪一部分。

我看到的作家有沉默的也有开朗的，有的风流倜傥，有的甚至有些猥琐。不过他们的内心世界呢？他们蕴藏起来的那一部分呢？让我们窥视一下吧。我渐渐发现了一部分人没有来由的羞涩。尽管岁月中的一切似乎已经从外部把这些改变了、磨光了，我还是感到了那种时时流露的羞涩。由于羞涩，又促进了一个人的自尊。

另外我还发现了温柔。不管一个人的阳刚之气多么足，他都有类似女性的温柔心地。他在以自己的薄薄身躯温暖着什么。这当然是一种爱心演化出来的，是一种天性。这种温柔有时是以相反的形式表现出来的，不过敏锐的人仍会察觉。他偶尔的暴躁与他一个时期的特别心境有关，你倒很难忘记了他的柔软心肠，他的宽容和体贴外物的悲凉心情。

这只是一种观察和体验，可能偏执得很。不过我的确看到它是存在的，因为我没有看到有什么例外的艺术家。一个艺术家甚至在脱离这些特征的同时，也在悄悄脱离他的艺术生涯。这难道还不让人深深地惊讶吗？

如果生硬地、粗暴地对待周围这个世界，就不是作家的方式。他总试图找到一种达成谅解的途径，时刻想寻找友谊。他总是感到自己孤立无援，所以他有常人难以理解的一片热情。他太热情了，总有点过分。有人不止一次告诉我，说那里有一个大作家，真大，他总是冷峻地思索着，总是在突然间指出一个真理。我总是怀疑。我觉得那是一种表演。谁不思索？咱就不思索吗？不过你的思索不要老让别人看出来才好。他离开了一个真实的人的质朴，那种行为就近乎粗暴。这哪里还像一个艺术家？

我认识一个作家，他又黑又瘦，不善言词，动不动就脸红，可是他的文章真好极了，犀利，一针见血。有个上年纪的好朋友去看过他，背后断言说：他可能有些才华，不过不“横溢”。当然我的这位老朋友错了。那个人的确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。我的朋友犯的是以貌取人的错误，走进了俗见。因为社会生活中有些相当固定的见解，这些见解对人的制约特别大。可惜这些见解虽然十有八九是错误的或肤浅的，但你很难挣脱它。我听过那位作家的讲演，也是在大学里。那时他的反应就敏锐了，妙语如珠，因为他进入了一个艺术境界，已经真的激动了。

我的学生时期充满了对于艺术及艺术家的误解。这大大妨碍了我的进步。等我明白过来之后，一切都晚了。我不知道内向性往往是所有艺术的特质，而是往相反的方向去理解。好的艺术家，一般都是内向的。不内向的，总是个别的，总是一个人的某个时刻。我当时的心沉不下去，幻想又多又乱，好高骛远。我还远远没有学会从劳动的角度去看问题。

一个劳动者也可以是一个好的作家。他具有真正的劳动者的精神和气质：干起活来任劳任怨，一声不吭，力求把手中的活儿干好、干得别具一格。劳动是要花费力气的，是不能偷懒的，要从一点一滴做起，并且忍受长长的孤寂。你从其中获得的快乐别人不知道，你只有自己默默咀嚼一遍。那些浪漫气十足的艺术家的也要经历这些劳动的全过程——他的艺术是浪漫的，可他的劳动一点也不浪漫，他的汗水从来都不少流。

艺术可以让人热血沸腾，可以使人狂热，可是制造这种艺术的人看起来倒比较冷静。他或许抽着烟斗，用一个黑乎乎的茶杯喝茶，捏紧笔杆一画一画写下去，半天才填满一篇格子。

一个人不是无缘无故地选择了艺术。当然，他有先天的素质，俗话说他有这个天才。不过你考察起一个人的经历，发现他们往往曲折，本

身就像是一部书。生活常常把他们逼进困境,让他尴尬异常。这样的生活慢慢煎熬他,把他弄成一个特别自尊、特别能忍受、特别怯懦又特别勇敢的矛盾体。看起来,他反应迟钝,有时老长时间说不出一句要害的、一语中的的话来。其实这只是一方面。这是表示他的联想能力强,一瞬间想起了很多与眼前的题目有关的事物,他需要在头脑深处飞快地选择和权衡。这差不多成了习惯。所以从外部看上去,就有点像反应迟钝。而那些反应敏捷的人,往往只有一副简单的头脑,蛇走一条线,不会联想,不够丰富,遇到一个问号,答案脱口而出。他是一个机敏的人,也是一个机械的人。

考察一个人究竟怎样渐渐趋于内向是特别有意思的。有的原因很简单,还有些好笑。但不管怎样,也还是值得研究。这其中当然有遗传的因素,不过也有其他的原因。

我发现一个人在逆境中可以变得沉默寡言,可以变得深邃。外界的不可抗拒的压力使他不断地向内收缩,结果把一切都缩到了内心世界中去。而一般人就不是这样,他可以放松地将其溢在外表。一般人是无所顾忌的,一张口就是明白通畅的语言,像他的经历一样直爽。另外一种人就不是了,他要时刻准备应付挑剔和斥责——即便这些挑剔和斥责不存在了的时候,他仍要提防。这成了一种习惯。他哪怕说出的是明白无误的真理,也觉得会随时受到有力的诘难而不断地张望。好像他是个涉世不深的少年,像个少年一样怕羞,小心翼翼。他一点也不像个经多见广的人。

内向的人有时不善于做一呼百应的工作。他特别适合放到一个独立完成工作的岗位上,特别适合做个自由职业者。当然,他的世界同样是阔大的,不过不在外部,而只限定在内部。

你看,这一切特征不是正好属于一个艺术家吗? 所以我说我一开始

不理解艺术，主要是因为我不理解艺术家。

也有超出这种现象的，那就是一个人在经过长久的修养、漫长的生活之路以后，也可以极有力地克服掉一些心理障碍，回到一般人的外部状态。他可以强力地抑制掉一些不利于他面向外部生活的部分，坚强起来洒脱起来。如果到了这一阶段，那就要重新去看了。你会发现遇到了生活中一个真正的超人，一个强有力的人物，他可能是一个社会活动家，一个群众公认的领袖和智者。

不过即便在这个时候，你如果细心观察，仍可以看到他的强硬外表遮掩下的一丝羞怯，看到他的悲天悯人的心怀。没有办法，他走进了一个世界，一生都努力走出来，结果一生也做不到。这就是艺术的魔力，是血统也是命。你必须从客观世界强加给一个人的屈辱和不幸、从人类生活当中的不公平去开始理解一个人。那会是最有用的、最实在的……

理解了作者再去理解作品，那就容易多了。你到最后总会弄明白，一部作品为什么可以写成这样而不写成那样，你会弄明白它的晦涩和繁琐来自哪里。一般讲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，包括他的书信和论文，所有的文字，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。他的作品构筑成一个无比宏大的世界，你走进去，才会发现它有无限的曲折。那是他的思想和情感挡起的屏障。他充满了自身矛盾，他的一致性之中恰恰也表现了这种矛盾。

读作品一目十行，那等于白费工夫。因为你想捕捉一个人思维的痕迹，进入他的想象的空间，所以不可能那么轻松，它甚至一开始让你觉得不知所云，觉得烦腻。这些文字往往不是明快畅晓的，而是处处表现了一种小心翼翼的回避，使你一次次地糊涂起来。

他会多情地谈论他所感到的、看到的一切，所以他不可能一掠而过地跳进你需要的情节。他对所有事物都细心地观察过了、揣摩过了，

情感介入很深。他的叙述细致入微。这与一般的不简洁不凝练毫不相干。你初读它会感到不能忍受,但总会忍受下来。

他因为要回避很多东西,所以你在阅读中常常觉得不能尽兴,其中当然也包含了禁忌。他不乐于谈论事物的有些方面,起码是不愿以别人惯用的口吻和方式。作品中一再地表现出一种吞吞吐吐、欲言又止的意味,这就是回避的结果。这种回避的价值,就是展示了一个人的内心世界,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性格魅力。他的拘谨是显而易见的,他丝毫不打算遮掩这一点。他的全部作品,不论哪一章哪一节有多么泼辣,总体上看也还是像作家本人一样。这里面没有矫情,没有牵强附会,而是一个真实有力的生命的自然而然。

有些作品写得明朗而空洞,一层力量都浮在了表面,有的甚至有些声嘶力竭。这样的作品不让人喜欢。因为它无论如何构不成一个艺术世界,不具有那种内向性。这是很多作品的共同特点。至于那些情节作品、故意催人泪下的作品,都常常会是粗疏的。因为它们没有隐隐的不安和娓娓道来的叙说意味,没有一种艺术的幽然色彩。

这种作品的气质恰恰与我们所理解的艺术家的气质相异。如果我们确立了一个大致的原则,我们就不会满足那种作品。带着这种有色眼镜去看作品也许是危险的、粗暴的、不近人情的,但你纵观文学史,纵观人类艺术史,就不能不承认它大致还是有益的准确的,近乎一个常识。

有一次我读了一部作品,第一遍喜欢一点,回味了一会儿才觉得有些扫兴。再读第二遍,简直有些讨厌它。我觉得它太自以为是,太肯定,太武断,什么都被它简化了疏漏了——我由这本书又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作者本人,那个我素不相识的异国人。我想他是一个骄傲的人,自大的人,一个愿意先入为主的人,而他又有一定的才华,有艺术的修养,能把这些相对粗浅的东西运用艺术技能连贯起来。所以这部作品一开始也

容易打动人，好接触。因为它的外壳太薄。

读作品必然想到作者。每部作品的背后都有一个面孔。

我们看到，现在有才能的人太多了，而真正运用才能做出成功事业的人倒越来越少了。这好像是矛盾的，其实这又合乎情理。看上去的才能都是浮在表面的，而真正的才能总是沉在深层的。所以看上去有才能的人越来越多，就不是好兆头。

一个人只要记住了一些书本理论，并且又毫无遮拦地说出来，看上去就有条理，有才华。书本理论比起你脚踏的土壤，再复杂也是简单的。一个人被沉重的生活折腾过来折腾过去，他就不会是一个善于背诵书本的人。他的疑虑重重让你感到厌烦，但你得承认他有深度也有力量。

我认识一个博学的人。他在青年时期出口成章——人家都这样对我说。他在人多的场合具有极大的演讲能力，而且声音洪亮。可是他现在却没有多少言词，吞吞吐吐。总之他是个相当拙讷的人，他甚至有点不好意思。我如果不是听人讲过他的历史，还会以为他从来就这样呢！看来他这些年背向着外部世界，大踏步地前进了。他进入的内心世界越广大，他看上去也就越笨拙和迟钝了。当然，他是一个作家，他的作品我十分喜欢。我亲眼见过他多么脆弱地生活着，他的脆弱与极大的名声有些不相称……他真的脆弱吗？你稍稍深入研究一下，就会发现他具有真正的勇敢。你怎么理解他？他的柔软的性情，小心翼翼的举止，这一切都是怎么变成的？他经历了什么可怕的事情？这都需要从头问起。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他是一个好人，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。他热爱小动物，与植物也互通心语，显而易见，他将老成一个可爱的善良的老人。

相反，一些没有做出什么贡献、小有得手的人，在生活中倒处处表现得刚勇泼辣，好像什么都不在话下，喘气都是硬的。不用说，这是有知之

前的无知，是不足为训的。生活有可能接下去教会他们什么，也许永远也教不会了。因为你还得想到人本来就该是各种各样的，想到人性中不屈从于教化和诱导的那一部分。

比较起来，这种人更少一些同情心，很难商量事情。他们装成了信心十足的样子，很少怀疑自己，生硬而且冷漠。他们欣赏指挥士兵的将军，幻想着所向披靡的机会。有时他们真的让人感到是果决而有才华的人。可惜你观察下去，就会发现他们的真面目：一个毫无创造能力的循规蹈矩的平庸的人。那一切只是一种外部色彩，是伪装。他们远不是真切质朴的人，不愿意面对真实的客观世界——一个人对于一个世界总是微不足道的，人的迷惘和恐惧有时是必然的，不由自主的。

一个人有了复杂的阅历，才会更多地认识世界，而认识了世界，才会真正地看到自己的渺小。他怀着弱小的孤立无援的真实无误的感觉走向未来的生活，是完全正常的。所以他懂得了生命之间互相维护的重要，对一草一木、对一切的动物，都充满了爱怜之心。他常常把深深的情感寄托到周围的事物上，为一株艳丽的花，一棵挺拔的树而激动。多么好，多么值得珍惜，因为这是生命，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也最容易摧折的东西。他觉得自己也需要关怀和维护。他知道一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，所以想团结所有的人，所有的生命。

他仇视那些粗暴和残忍的东西。他知道什么是敌人，什么给人以屈辱。他自觉地站在了一个立场上。假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妥协了，只剩下一个，那么这个人就会是他。他经历过，他爱过，他深深地知道要做什么。只有这时候你才能看到他的满脸冷峻，看到激烈的情绪使其双手颤抖。可是谁也别想让他盲目跟从。他像一个孤儿来到了人间，衣衫上扑满了秋风。